

一个被追捕了四十年的

*Perce Pader* 战俘





一个  
被追捕了四十年的  
战俘

[美]格奥格·盖特勒 阿诺德·克雷默著  
李全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HITLER'S LAST SOLDIER  
IN AMERICA  
by  
Georg Gaertner with Arnold Krammer  
据New York Stein & Day Publishers  
1985年版译出

---

一个被追捕了四十年的战俘

〔美〕 格奥格·盖特勒、阿诺德·克雷默著

李全安译

责任编辑：龚绍忍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198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51,000 印张：9.5 印数：1—24,300

统一书号：10109·2049 定价：1.70元

湘人：86-10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 内 容 提 要

500000——2000——12——6——1

这不是一份密电码，也不是一个数字游戏。翻译成文字是这样的：

**500000**，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的五百个战俘营里一共关押着五十万俘虏的德国官兵；

**2000**，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先后有二千名德国俘虏从各处战俘营里逃了出来；

**12**，逃出去的德国俘虏，绝大部分在当天或一两天之内又被抓获。1946年（战后），遣送战俘回国时尚有12名在逃亡中；

**6**，1953年5月，美国的一家报纸将一直没有抓到的六名德国战俘的情况公诸于众，想发动全国来一个一网打尽。这一网撒出去，到1964年5月为止，果然又网住了其中的五名；

**1**，从1964年5月以后，还剩下唯一的一个在逃的战俘，他就是格奥格·盖特勒。1985年9月，在他妻子和各方面的规劝下，他终于向政府自首了。

本书所描写的就是这个逍遥法外四十年的战俘的全部逃亡生活，离奇、惊险、曲折、真实而有趣，在美国成了这一年的畅销书。

## 目 次

序.....	( 1 )
引子.....	( 3 )
第一章：逃出战俘营前后.....	( 7 )
第二章：从学生、士兵到阶下囚.....	( 38 )
第三章：逍遥在加利福尼亚.....	( 81 )
第四章：滑雪教练——网球教练——雪地 救险.....	( 130 )
第五章：从剩下六个到最后一个.....	( 176 )
第六章：美满婚姻、一场虚惊、事业新兴 .....	( 222 )
第七章：面临离婚的厄运.....	( 266 )
第八章：尾声（代译后记）.....	( 297 )

## 序

真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记叙一个逃亡犯所过的生活更棘手了。一个逃亡犯往往隐姓埋名，藏形匿迹，因为这对他的生死攸关，他害怕露出马脚，所以一不立收据，二不留字迹，连日记和书信也都讳莫如深，知情的密友们则替他将应该遮瞒掩盖的痕迹都遮瞒得天衣无缝。尽管那些纂写历史资料的人，通过联邦调查局和军队钻山打洞地猎取为外人所不知的新闻；可是，有些逃亡犯仍得以长时间地在法外逍遥。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法外人也使得你在写他时笔下的难度更大了。

不过我倒很幸运，因为我有知情人的鼎力相助。首先要谢谢对格奥格·盖特勒这个神秘人物的各种经历曾详加研究的安·托德·鲍姆先生；还得谢谢联邦调查局的威廉·特里皮，是他提供了大量详情细节；关于盖特勒在军中服役时的情况，则多亏了这方面的专家罗恩·奥斯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档案记载。

更应该感谢那些鼓励我写并建议我怎么写的人。是这样一些来自四方八面的关怀，这部很不好写的小说才得以问世。

阿诺德·克雷默



## 引 子

故事是从某日深夜的一个电话揭开序幕的：

“是阿诺德·克雷默教授吗？”

“是呀，”我小心翼翼地回答说。

“你是《纳粹战犯在美国》一书的作者吧？”

我说是的。然后，电话里多少带点重音的腔调又说开了：

“太好啦，我正想告诉你我是多么高兴读到这本书，真是可怕呀。”

尽管夜已深，我还是热情满怀地与之交谈。人都是爱别人奉承的，尤其是作家，他们都是为素昧平生的读者而写的。别的工作，一般都能立竿见影，而作家则很少和读者有什么接触。

那人自我介绍说他叫但尼斯·怀尔斯。他接着说：“不只是书写得好，而且写得很真实，我所能回忆起的事物也正是如此。”接着我便洗耳恭听了……

“我以为你也是一个德国战俘哩，”我说。当时在美国的五十万战俘中相当一部分都有一段

时间过得不错。到1945年把他们遣送回国时，其中有上万的人一旦有了机会便又从欧洲来到了美国。我曾经采访过十几个这样的人。

“是呀，”他叨咕着说，“我就是个嘛。”

我真的好奇了，长途电话那么清晰，接线员还不时地催着我们，说：“后面这三分钟得付八十五分哪，”说明对方是在街头电话亭打电话来着。

电话又打了十多分钟，谈起他在战俘营的生活，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不过，听得出来，尽管他也有若干年没沾战俘营的边了，但那里面的轶闻趣事让他说来还是活灵活现的：小伙子们开的玩笑，和哨兵之间的逗耍，身在囹圄时的孤独之情，他们穷极无聊时栽的花花草草，还谈到他们对战场消息的关注和对家乡的心上人的眷恋。但尼斯（打电话时他是用的这个名字）还回忆起那些开心的事儿。就拿新墨西哥的德明战俘营来说吧，战俘们偷偷地酿了一些酒，把它们藏在战俘营小教堂的神坛下面。可是当一伙顽固的纳粹分子闯进来时，竟扬言要对这种为希特勒所不允许的事进行惩罚……他象这样一口气回顾了战俘营为时两年有日的日子。

当时已近午夜，我手头还有不少事要完成哩，便草草结束了电话交谈，说：“好吧，改日

再谈怎么样？”可但尼斯这会儿正谈得起劲哩。将近四十年的一些事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他说这不是一次一般的交谈，而是一个战俘找当代的一位历史学家谈往事。我衷心感谢他找我叙谈心事，他好象不大想放下话筒，可我实在想抓紧处理我的工作去了。

“这可是我十分激动的时刻哩，”他自言自语似地说。

“是吗？”接着我们双方都急切地盼着对方说下去，我们似乎是心照不宣哩。

终于他启齿了，轻言细语地说：“你知道吗？我是德国战俘中最后的一个逃亡犯。我是一九四五年从新墨西哥德明集中营跑出来的，如今快四十年了，我想把事情和盘托出。”

我不禁哑然失色。关于战俘们的故事倒也听到过五、六个，都是讲述他们如何成功地从战俘营逃脱掉的。那几年，联邦调查局到处搜捕着他们，听说一九五三年抓到两个，一九五四年抓到一个，一九五九年又抓到一个，一九六四年还抓到了另一个。从一九六四年起就只有一个没抓到了，那是隆美尔非洲师团的一名上士，叫做格奥格·盖特勒。他就是我后来写小说的主人公，就是夜里忽然打电话找我的这位老兄。

“你好，盖特勒先生，”我热情地说。

他在电话里笑了，回答说：“你好，克雷默教授。”

下面就是他的故事。

## 逃出战俘营前后

那情景真叫可怕呀：一大片灌木丛林地沐浴在银色月光之中；沙漠无边无际，阴森可怖；天地间万籁俱寂，能在夜间出来的虫鸟走兽，这时也都还没有出来，越显得冷清。当我扒在地上，吓出一身冷汗时，近处的虫鸣，远处的狼嚎，突然震耳欲聋交响起来。我祷告上帝，但愿没有人盯住我，我说：“上帝呀，别让那探照灯往我这儿扫射吧。”我等着，等着，等那些荷枪实弹的哨兵走过这儿，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没命了。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待在隐身的地方。谁知他们走过去不到几码远，又转身傍着铁丝网来回踱了起来。他们没有发现我。在那一片沙漠的中心地带是那黑乎乎的战俘营，一长排一长排的营房被四周的高高的塔楼岗哨包围住，外面还有一层又一层的岗哨，和一圈又一圈的铁丝网。这个战俘营有着我的六百多名伙伴，我就是这六百多名战俘中的一员。这营房过去是这个国家的一处监狱，离新墨西哥的罗兹堡只不过五十英里。我们是在北非和欧洲被俘以后押送到美国来的四十二万五千名德国兵中的一批。我是隆美尔非洲师

团的一名上士。这是我筹谋了好几个星期的一次越狱哩。这一时刻终于来到了。我处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向着黑暗处一寸一寸地挪去，口里祷告着：“上帝呀，千万别让他们发现我吧。”一道探照灯光直向这边横扫过来，我静静地伏在那儿，直等到灯光又渐渐地移去。太好了，它移向远处去了——有那么几尺远了。我情不自禁地抓住这一机会，立起身，弯着腰，向沙漠里逃窜。没人开枪。我原以为是难免不被察觉，挨上几枪的。等到我没命地跑上半英里远以后，才敢回头望一眼那营房。只见探照灯还在一个劲地围着营房上上下下照射着。是呀，谁也没有发现我，这才舒了一口气，几次判明去火车站货车车场的方向，心里踏实一些了。从这儿往货车场去还老远着哩，可我也不休息，撒开腿就跑起来。我自由了。这时我二十四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晃眼就过去四十年了。可我却清晰地记得从战俘营里跑出来的这一时刻。那是1945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仿佛看见的是电影里的一组慢动作镜头。为了那一次逃脱，我酝酿了好几个星期，划算着场地上的各种距离，打量着从营房到塔楼之间的远近，揣摩着从岗哨亭到铁丝网处的路程。对于德明战俘营中那六百多

个曾经和我生死与共的伙伴们来说，我格奥格·盖特勒也可说真是个起码级军官（K、O、B<sup>①</sup>）了。我的战俘编号是81G——80392，我所住的那个室是“614室”。

我是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在突尼斯战役中被俘的，从那里和同时被俘的成千上万名战俘被押上船送到美国的战俘营。在战俘营度过我们战争年代的最后岁月的人达五十万之众。我们参加秋收，也到工厂去劳动，但我们却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军事地区。今天想起来，美国人民竟似乎不知道曾经有几十万德国战俘生活在他们的国土上，这简直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哩。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各处政府机关和邮局都悬赏缉拿我达四十年之久。从张贴在这些地方的通缉令上的照片看，我是个高大个儿，长手长脚的乡巴佬；由于长期在北非的炎炎赤日之下，两个眼窝都有些发黑了，还显得略有哀愁，就象一个年轻小伙子，久经世故却又稚气未除，眼色里自有一种甘冒风险的神态。在这样一副尊容之外，再添上两只大大的叫我从小就为之赧颜的耳朵，又大又长的鼻梁（我母亲可是管这叫“贵人相”哟），这就是格奥格·盖特勒呀！四十年来，我

---

① 上士，或称准尉，比兵大，比官小。

也没少到邮局张贴这张照片的墙跟前去瞻仰一下青少年时代的我。作为一个在逃犯，竟敢这样出入邮局，也确实不敢想象。联邦调查局，军队安全部和移民局，加上各级地方政府的警察部门都在搜寻我哩。我明白，任何一个到过邮局、税局或这个局那个局的人，或是只要那里有一处公告栏之类的地方，都有可能叫我顿失自由；任何一个和我迎面相遇的人，说不定马上看出我就是悬赏缉拿的那个逍遥法外者；几个月甚至几年过去了，有过一面之交的人还是可能想起那照片上的人是谁而去报告警察的；说我超速而把我的车拦住的警察，遇上红灯而偶然把车子靠着我的车子停下的人，都可能是送我去坐牢的人。一句话，我是随时都有可能被逮捕的。

当战争结束时，我们这四十二万五千名战俘都立即被遣送回国，美国国防部也不会为了这几十万人中的一十二个再多费踌躇<sup>①</sup>。我呢？就是这十二个人中的一个。

我一直到此书出版时都是在法外逍遥的，就这样晃过去近四十年，没有比我过逃亡者的生活还久的人了。而那个九月就是我长期流浪生活的

---

① 当时从战俘营跑掉了许多人，到遣送战俘回归德国时尚有一十二人在逃，未能抓到。



开始。

从战俘中逃脱可说是很不容易的。作为战俘，我们也常听说我们的伙伴设法逃脱的事。战俘营里的谣言公司一会儿说某小伙子（我们总是把他视为非洲师团的人）成功地掏出一条地道；一会儿说某年轻人穿着私下仿制的美军军服，大摇大摆地从营大门出去了；人们听说有人从营房终端的房顶用竹杆搭在双层铁丝网上而跨过这一禁区时，无不轻声夸赞；或是谁倒挂在卡车底盘上，待到出了营门，再落地而逃。还有人利用集体出外参加农场工人一起干活的机会逃跑，这也使人不胜称羨。谁都心中有数，哪些人在收集必要的工具，但等机会一到就死里逃生：从吉普车驾驶兵的什物盘里偷来了一张军用地图；一把虎口钳；藏下的一点钱，必要时也可买通买通岗哨嘛。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确实是不大愿意瞻前顾后，他们的动机也各不相同。他们连保密什么的也不讲究，心血来潮，他们就大谈其出去后的计划，到哪些城市去观光，去会哪一个女朋友。还有那些职业军人，逃跑就更成了他们的天职似的。也有哪么一小撮死心塌地的纳粹分子则常把他们的眼睛照看着我们，凡是他们认为待到希特